



對於宇宙世間，要能知足、感恩，要有「我能給別人什麼」的胸懷，不能自私貪求，只想「別人能給我什麼」。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
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Tel: 61(2)4272 0600 Fax: 61(2)4272 0601

E-mail: 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喻

一億村的夢想

文／星雲大師

以前有個名為「一億村」的地方，擁有一億財富的人，才有資格進住。「一億村」是許多人的夢想，他們一生的希望就是賺到一億元，好住進一億村裡享樂。

有一個人努力賺錢，拚命地儲蓄，好不容易存到了九千萬元，卻不幸染上重病。臨終時，他把年輕的兒子叫來：「兒子，你可要繼續努力，一定要賺到一億元，完成我住一億村的遺志啊！」

可是他的兒子秉性善良，看到別人有困難，總會忍不住伸出援手，「樂善好施」的稱譽也就因此四處傳揚。

多年以後，父親存下的千萬資產，隨著兒子從事造橋鋪路等慈善事業，所剩無幾。年邁的母親傷心流淚地對兒子說：「你做善事，我沒有理由反對，但是你父親的遺志，沒有能夠完成，我覺得遺憾。」步入中年的兒子聽到母親的一席話，心裡非常難過，但是仍不後悔把千萬錢財喜捨布施。只是沒有料到，一年後，兒子竟然因為意外而死亡，留下了孤苦無依的母親。

這時一億村裡的一對年輕夫妻剛生了一個兒子，不分晝夜地啼哭，弄得他們心慌意亂，決定請一個奶媽來照顧。一億村徵聘奶媽的消息一公布，每天來應徵的婦女如過江之鯽，可是三天來，沒有一個婦女得到這份工作，因為每一個奶媽都無法令嬰兒停止哭聲。

這位年輕喪偶、老年喪子的母親，聽到鄰人談論「一億村」應聘奶媽的事，抱著對「一億村」的好奇，也來到了這對年輕夫婦的家。奇怪的是，嬰兒一見到她，馬上不再啼哭，而且還對她微笑。從此她成為「一億村」的奶媽，受到這對年輕夫婦的禮遇。

一天夜裡，她聽到有人喊「媽媽」，環顧四周，卻不見人影，原以為自己聽錯，但一會兒又聽到：「媽媽，你認識我嗎？」她嚇一大跳，原來是床邊的嬰兒在說話。「媽媽，我是你的兒子，由於喜捨布施的功德，讓我們一家人都得到團圓。那個年輕人就是去世的父親，我們都如願地住進一億村了。」故事中的父親以積聚的方式來獲得財富，但終其一生，仍然無法達到住進一億村的願望，而兒子卻以布施的功德，使得全家人在一億村裡團圓。

布施看起來是「給人」，實際上收穫最大的是自己，所謂「捨得、捨得」，有「捨」才有「得」，就像田地播了種，才會有收成，人要想發財，當然也要肯布施。



圖／道璞

花開禪心

生命之覺

文／心培和尚

寒冬，阻擋不了陽光的溫暖
天災，摧殘不了生命的毅力
苦難，阻撓不了慈悲的真心
亂象，迷惑不了般若的覺照
我那清淨的本心
始終覺醒
不為虛妄所惑
儘管
國土危脆，世間動盪
五欲誘惑，人心貪婪
本心依然澄湛無住
現象無常，本體無生
悲智雙運，無我度生

解脫的真義

文／心保和尚 圖／人間社

解脫者，無拘無礙，不受苦惱，自由自在之意。一切衆生的心，本來是解脫的，因心生分別執著，妄自迷倒，受諸纏縛。若能一念反妄歸真，了縛無縛，則與諸佛如來同一解脫，無有差別。

在《雜阿含經》中談到：「住已知足；知足已解脫；解脫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、無所著；無所取、無所著已，自覺涅槃；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《中論》云：「受諸因緣故，輪轉生死中，不受諸因緣，是名為涅槃。」《金剛經》云：「應無所住、不入色聲香味觸法。」這裡所說的不受因緣、知足、無所取、無所著、無所得、乃至不可得、不住不入，說明跟解脫有直接的關連。

《圓覺經》言：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《金剛經》有言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《般若心經》一開始說到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六祖惠能大師說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

塵埃。」很明顯解脫跟知幻離幻也有直接的關係。

禪宗四祖道信問三祖僧璨云：「如何解脫自在？」僧璨反問：「誰縛汝？」這話可說一語道破千古疑團。普天之下最能繫縛我們的，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的觀念想法。當我們執著於金錢時，金錢就箝制我們的心志；當我們執著於權位時，權位就套牢我們的胸襟。自古以來，能從名伽利鎖裡解脫自在的，又有幾人？

所以三祖僧璨禪師的〈信心銘〉中說到：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」

在星雲大師〈談禪者的自在解脫〉一文中，說到在生活中如何能夠自在解脫的方法，如下：

一、在受苦的時候，感到快樂：

一般人在世間，都會有生老病死的苦、愛別瞋恚的苦，或者是大自然、社會加之給我們身體或人格上的痛苦；但一個真正的禪者，他的看法和修養，就不是一般人的模樣。飛錫禪師把生死當作遊戲，普化禪師以遊

四門與人開玩笑的方式告別人間，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，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。生死是最苦的事，禪者在最苦的事上能夠嬉戲作樂，這不是禪心的力量是什麼？

二、在委屈的時候，覺得公平：

人在遭受冤枉委屈的時候，都會感到痛不欲生，但是禪者被冤枉、受了委屈，都是心平氣和。憨山大師被誤會挪用國庫的公款整修寺院，因此放逐邊疆，他神色自若向師友告假，宛然要到遠方旅行。

神秀大師本來已是五祖弘忍的首座，但半路殺出六祖惠能，但他仍然歡喜承擔，如果不是在禪修的過程中得到平等心，怎會如此豁達呢？

三、在忙碌的時候，仍然安閒：

過去的禪者，並不是每天只圖安然，不做事情。一個禪者，能忙也能閒，甚至在閒中能忙，忙中能閒。真正的禪者，禪堂裡一坐數小時，下坐以後，田裡的春耕秋收，一樣的晨昏作息。有的禪者悟道以後，仍然討單

▲身心自在，少煩少惱，是每一個人的願望，而處在世間也難免有不如意的時候，因此解脫成為修道者非常明顯的目標。

典座（申請常住寺院，管理寺中雜物），有的請求服務耘田，像臨濟栽松、雲門擔柴、仰山牧牛、趙州掃地、雲岩作鞋、丹霞除草，他們把忙閒打成一片，所以生活一切皆是禪。

四、在受責的時候，知道慈悲：

臨濟義玄禪師在黃檗禪師座下參學三年，前後請問三次，三次都挨了打。後來到江西請謁大愚禪師，經大愚指點：黃檗禪師對你是老婆心切（苦口婆心），他是大慈大悲啊！臨濟一聽，如打破虛空、撥雲見日一般，廓然大悟。一般人受到責備，就會心生懷恨，但是禪師們反而感謝師長的慈悲教導，才能在禪門更上一層樓。

解脫是要解行並重的，除了要有解脫的正知正見、深思熟慮的智慧外，能行之於日常生活中，才是解脫的真義。

幸福婚姻

把心帶著嫁

文／飛鴻

T是個幸福的女人，深受公婆與老公疼愛，雖然沒生兒子，但兩個女兒都教養得很好，且已成家立業，多了兩個貼心的女婿，並有著三個可愛的外孫。

我請教T婚姻成功、家庭美滿的祕訣。

T說：「把心帶著嫁，婆家自然就會真心對待。」

我剛結婚時難免會想家，公婆從來不曾阻止過我回娘家，娘家父母雖然也希望我常回去，但我只要在家裡待久一點，爸爸就會趕我回婆家，說我已嫁人，要把心帶到婆家，以婆家為重。」

「我謹記父親的教誨，把婆家當作自己的家，把公婆當作自己的父母。早上起床開開心心地問候兩老，公婆也會報以滿臉的笑容。」

人間植物禪

交個朋友吧

文與圖／白石莊主人

人們常以千山萬水形容路途之遙遠，而人類拜科技文明之賜，行過千山萬水已成常人可及之事。即使迢迢萬里，也是十小時八小時之間便可飛躍。



千百年來人類仿若有了翅膀，有了風火輪，甚至有了孫悟空腳下所騰之雲；而動物、植物縱使有達爾文先生所說的進化現象，這進化也是緩慢得若有似無，難以在人類百年之身所可察覺，於是人與大自然之動物、植物愈離愈遠。

當我們坐上汽車外出已走過數十公里再回來，說不定那隻螞蟥也僅僅是在葉尖上行過幾片之距；瓢蟲能飛，行動也只比螞蟥快上些許而已。

人於是愈來愈不能理解這些小花小草和小蟲之世界了，人只將之記於教科書讓人識知其名，這名其實也是人所強加之符誌，而非他們之本來面貌。

真正要識得大自然之奧秘，或許不能從書本去尋求，而要讓自己像個純潔的孩子，敞開明亮的雙眸和心胸，去和他們互相認識，互相觀察，互相交談，結交為真心的朋友。但人類自從有了教育，便使這成為不可能了，教育所教無非何為益蟲益鳥，何為害蟲害鳥，種種動物、植物有何功能等等，這永遠也無法讓人 and 他們成為朋友的。

貧僧有話要說／六說

人間因緣的重要

文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我記得三十年前，有一次，我在台北普門寺停留的時候，一個老太太拿了十萬元，硬是朝我長衫的袋子放，並且很嚴厲的跟我說：「這個錢，是給你的，不是給佛光山的。」感謝她賜給我這份好因緣，但是，連貧僧個人一切都是佛光山的，我怎麼能私自的接受這一份厚賜？在佛光山，職位高的人不可以管錢，管錢的都是小職事，錢和權是分開的；因此，我還是把它交給常住，讓常住做一些建設功用。這才明白，原來，因緣不是個人的，是大家共有的；我們生活在大眾中，原來我們就生活在因緣裡。

記得有一次在香港機場過境，因為兩個小時後才有飛機可轉，實在無聊，就在免稅店旁觀看。我在文具店裡看到一樣東西（現已記不清是什麼了），當時覺得非常有用，想要買它，可是身上一塊錢也沒有。忽然看到慈惠法師從遠處走來，我就跟他說：「請你借我五十塊港幣。」他問我做什麼？我指一指要買的文具，他竟決然的說：「哦，這個我們台灣多的是。」大概他還有另外緊要的事，就揚長而去了。

我茫然若失，覺得不要錢也不好，以後還是身邊要有兩個錢，就不致受這樣的冷落。但貧僧生性如此，年近九十，不蓄金錢、不愛金錢，早已經養成習慣。

說貧僧沒有錢，也非事實。當我四十歲的時候，要建設佛光山，當初立志不建寺院道場的我，為了一群年輕的學子，不得不建一個叢林學院，讓他們安身讀書。這時，說也奇怪，當我這樣發心以後，很多的因緣就集中而來，接受了佛光山這塊貧瘠的山坡地。

發心建院 十方資源相助

佛光山初建，最重要的先要有水，一個丘陵的山上，哪裡有水呢？素不相識的嘉義吳大海先生，他說要來替我把高屏溪旁深井的

因緣裡面有人我關係；真正的金銀財寶、法身慧命，都在因緣裡。

地下水抽上來給大家使用。感謝他給我的因緣，我也感謝他的因緣，因為他的名字叫「吳大海」，我就將水塔讚美為「大海之水」了。

我沒有水泥，當時價錢很貴，台南統一企業的吳修齊先生說，我環球的水泥可以供給你使用。房子建好了，沒有錢油漆，高雄有名的「虹牌油漆」張雲岡雀說，以後你需要多少，我全部免費供應給你。甚至，南豐鋼鐵公司的潘孝銳給我一顆圖章，並且說他可以擔保，帶這顆印章到銀行就能夠拿到錢，但是那顆印章在我這裡存放多年，我從來沒用過。就是說有好因好緣，我也不能隨意濫用啊！

後來，貧僧辦了叢林學院海內外各級佛學院，數百名師生，光是他們的衣食住行，我哪裡有能力？這要多少的因緣來幫助。我籌辦了五所大學，還有中學、小學，我哪有能力？也需要百萬人興學的因緣來共成。甚至於文化、慈善的事業，我哪裡有能力？那也是一切因緣所成就啊。

就這樣，貧僧不窮了，好像心想事成似的，我要什麼就有什麼。甚至於佛光山這塊地都是深渠溝壑，有的也是窮得只有鐵牛車的平民，他也來表示說，我替你拉一百部砂石給你、我替你拉兩百部砂石送你。在五十年前，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環保思想，就在這裡植樹、造林、做護坡、水土保持，愛護了這一塊原本是深溝巨壑的土地。（待續）